

桃李铭

麦田的守望与浪漫

□刘成

金黄的麦田,不仅是西北农村大地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窗口,也是平凡温馨爱情的见证。一对平凡的夫妇在西北农村的土地上耕耘劳作,故事便发生在这片金黄的土地上……

土地的镜头,透视生活

《隐入尘烟》中展现了人类的生存与广袤黄土地的联系,莽莽黄土地是西北大地与原住民的生活本色。导演首先描绘了如诗如画的自然场景:新婚的老四拉着贵英行走金色的沙地上,头上一轮半透明的明月突出此时浪漫的氛围;广袤的田野两侧,金黄的稻子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春天的水塘中能抓到鲜活的鱼,裹上报纸火烤以后是难得的美味……影片中万物都是一片生机勃勃,滋养着紧密联系着土壤的人们。

在《隐入尘烟》中,有大量关于耕种与农活细节的画面,这些细节并非堆砌而成,也不是为了完成一种对乡村生活的奇观式想象。比如电影里拍老四和贵英建新家的场景,从把粘土放入模具开始,到土块风干成型,搭建房屋的骨架,编织房屋的屋顶,到一层层用土块垒好房子,加固房顶,安上房门。我们跟随老四和贵英,一起见证了一间屋子是需要耗费多少功夫才能搭建起来。在这种“慢电影”的进程中,我们得以最大程度地在有限的时间里体会到四季的更迭和时间的流逝。

电影末尾,是一个俯拍的镜头,一只驴驮着不知什么。背后的压路机摧毁小院,在老四侄子惊奇的目光里,驴走入漫漫黄土,

意味深长,余韵悠长。

麦子的命运,回归生命

现实中的生命,就像麦种一样:“被风刮来刮去,麦子能说什么?被飞过的麻雀啄食,麦子能说什么?被自家驴啃了,麦子能说什么?被夏天的镰刀割去,麦子能说什么?”这恰恰是以老四为代表的西北农民朴素的生命观,任劳任怨,坚持着“土地不骗人”的思想,在春耕夏收里延续生命,感悟生命,也把自己的生命安放在土地上。

驴的命运隐喻着老四的命运:一辈子受人吆喝,却只能沉默和忍受。村子里的大地主富商张永福病了需要输血,只有老四符合标准,于是在农活最忙的日子里,他还是被村民、富商儿子半强迫半请求着去了很多次,活活变成一只“输血牛”,每次输血也只是白吃一顿饭。即使不再给哥哥当长工,还是被使唤着帮侄子运结婚家具,没有任何酬劳,晚到还要被劈头盖脸地骂一顿。

即使这般,这对夫妇仍然保持着善良。白拿了两件大衣,他要在结清粮款时还给对方;借了鸡蛋,种子,他一一记得清清楚楚;富商儿子问老四想要什么,他请对方尽快帮村民结清工资。“你都这样了,还想着别人?”对方感到不可置信。

靠在草垛上,吃沾了尘土的馒头,老四说:“土地养活所有人,种下一批麦种,收获几堆麦穗,土地不嫌弃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嫌弃土地?”又到播种的季节,他说:“现在种下你的脚印,之后可能会长出很多很多脚印

的。”周而复始,四季轮回,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麦子就是他们,他们就是麦子。

麦花的爱情,平凡浪漫

《隐入尘烟》中的爱是简单诗意的,在极度贫瘠的环境中,相濡以沫的情感从未如此具体。是寒冷漆黑的夜晚,怀揣一瓶换了几轮的热水,提着手电筒为爱人照亮回家的路;是在手背上用麦粒按一下花朵的印记,祈望永不分离;是大雨天在泥泞的土坑里摔倒,互相搀扶着却怎么也爬不起;是为尿失禁的妻子披上大衣,避免他人嘲弄的目光;是旧屋被推倒,他们用双手建造自己的家园,将蒙尘的囍字重新贴上新屋的墙。

“西北大地种不出玫瑰,小麦印花是我汹涌的爱意”。老四用成熟的麦粒在媳妇的手背上压出一朵五边形小花,开玩笑地说:“我给你种了个花儿,做了个记号,你跑到哪里都丢不掉了。”正如豆瓣上一位网友留言:“如何证明我爱你,小麦印花是我最含蓄的告白,或许下一辈子,我会认出你,凭借我亲手种下的小麦印花。”在影片的最后,老四给贵英换上干净的衣服,在桂英的手上种下小麦印花,烧去她最喜欢的电视。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整个屏幕都溢满了绝望的悲伤。

望不尽的漫漫黄沙,说不尽的黄土故事,在共情中与电影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感受传统农耕文明的坚守,身处贫瘠土壤绽放坚韧的生命之花。

(作者为公费师范生院2021级学生)

香樟林

从石头到一棵树

□刘晨旭

近二十年过去,校园内的景色好像变了又好像没变,走进校门,第一眼看到的还是那块二十年前就有的大石头。

一群施工队伍说说笑笑地在前边走着,尤娜跟在他们的身后,与前方的欢乐不同,尤娜身着灰色西装外套内搭牛仔衬衣,当下时髦的穿搭与她周身的气质结合后,灰蒙蒙的颜色在冬日的早晨,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十八岁时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以及对知识的渴求,如今年龄已逾四十,种种经历以及身份的转变,再次踏进这里,感受也变得不同。

当年尤娜因某些原因并没有顺利毕业,一系列的打击也曾让她消沉多年,直至高考恢复后,她选择继续读书,并出国深造,多年未归,而如今,她选择回到家乡,回到这个承载着她无数回忆的地方,成为母校的一位文学系教师,今天是她任职的第一天。

刚到学院门口,就看到了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容,尤娜愣了一下,脑袋一片空白,而刹那间,回忆又如清晨山间的雾气一般,汹涌而又朦胧的出现……

那个时候尤娜刚刚步入大学学习,受父亲的影响非常喜爱文学,于是加入了学校地文学社。在那里,她认识了吴义,吴义家庭条件较差,勤工俭学勉强维持他在学校的学习,尤娜听说了他的事迹后非常钦佩,再加上吴义对于文学常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想法,渐渐的两人彼此了解,成为好友。而好景不长,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突然之间,教育停滞,社会动荡,尤娜的父亲作为当时一位有名的作家也未能幸免,被自己的好友带头揭发,含冤死去,尤娜也因此受到牵连,在学校接受调查。彼时雪上加霜,尤娜帮助吴义誊抄的一篇文章在内容上不知触碰到了什么雷区,吴义也陷入这场漩涡,但令尤娜没有想到的是,吴义为了保全自己,直接向领导表明文章是尤娜写的,自己毫不知情。尤娜静静地看着吴义急切辩解的那一瞬间,一颗子弹仿佛穿过父亲的胸膛,跨过时间的距离,连续

打在了这两个具有血缘关系的躯体上。

随后尤娜被发配到某建设兵团,直至这段混乱的时期过去,社会秩序逐渐被重建,父亲被平反,尤娜才回到了这个自己从小生活的城市。

当苦难成为过去,曾经的伤痛隐于如今的平静之下,风一吹,还带着过去的味道。“尤老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吴先生,今天回来是为我们学校计划新建的图书馆进行捐款工作。”说话的领导并不知道二人之间的渊源。

曾经以为再也不会见面的两人视线交汇,岁月在彼此的脸上都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年少时所有的怨恨在这一刻像是被人用袋子装了起来,随意的丢在一边,留下的只有那句“好久不见”。

仪式结束后,吴义主动邀请尤娜,说想和她聊一聊。

分别很久的人再次见面好像都是那句“你还好吗?”

“还不错,你呢?”尤娜回问

“我也还行。”

接下来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只是并非走着,耳边只能听到鞋子踩在地上发出的沙沙的声音。

“对不起尤娜。”

尤娜沉默着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正当吴义再次开口准备说些什么,听到尤娜说了一句

“没关系。”

吴义一怔,似是没想到尤娜会是这种反应。但很快调整好状态,指着旁边一座具有历史悠久的建筑说道“你看那栋教学楼,我们当时就在那里上课”,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恍然间竟有种他们都还是十八九岁的感觉。

“听说你这么多年一直资助贫困学生,为学校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不想有学生再像曾经的我一样……当初你刚走不久,学校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校内到处都是批评斗争,我痛恨自己所做的

选择,陷入了无尽地懊悔与自责中,终于鼓起勇气告诉老师其实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是因为你家庭的原因……我也曾试图反抗,随后就被抓走了,怕连累到父母,什么都不敢说,那段日子……”一个年近半百事业成功的男人说这段话时,断断续续的语气完全没有了刚刚在演讲台上的意气风发。

尤娜停住了步伐,忽地转过身,面向这位曾经的好友,说道:“还好,现在都过去了”。这句话是对吴义说,更像是她对尤娜自己说。

吴义婉拒了校领导聚餐的好意,与尤娜随意的找了一家餐馆,两人边吃边聊,从事业聊到彼此的家庭,多年未见的生疏与尴尬逐渐消散。吴义在改革开放后把握机遇,利用第一桶金创业,现在已经成为了知名的企业家,也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尤娜并未选择结婚,至于为什么,原因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而她为什么选择回国,据她所说,虽然她在工作稳定后就将母亲接到了身边,但随着年纪增长,母亲也更加思念这片故土,父亲在这,她和母亲的心就不会跑得太远。

夜幕降临,彼此送别,一切都好像一场梦。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将每个个体生命放置于时代的车轮中,每个人被推着向前走,每个人都无法做到置身事外。曾经变为历史,历史无法改变,时光会加重历史的痕迹,但却会冲淡人的记忆,最终所能被时光留下的,或许就是生命中最珍贵的。

次日清晨,尤娜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去学校上课时,丝毫没有注意到,原先的那块大石头已经不见了,几位工人小心翼翼地在一棵树下栽进了原有的石坑中,卡车将一整车厢的泥土倾倒在石坑上,灰尘扬起又落下,石坑被填满,周围坑坑洼洼的痕迹也被抹平。从此以后,来来往往,人们对于此处的记忆将由这棵树替代。

(作者为音乐学院2021级学生)

人生若只如初见

□周佳怡

传统节日是我们的精神原乡,在这些节日中,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浓厚的节日氛围。文化与习俗,童年和回忆,诸多体验蕴藏其中,从遥远的岁月里传来,在心头百转千回。

如果说除夕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敲响了年头,那么元宵就以绚丽多姿的满街灯火渲染了年尾。古时候,每到元宵节,城市都会解除宵禁,张灯结彩,开启通宵达旦的狂欢。

那些久居深闺的小姐,带着面纱,呼朋引伴,穿梭在人影憧憧中,好奇地打量着门外的世界;那些终日苦读的少年,放下案头的四书五经,徜徉在夜色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那些清贫终日的父母,即使囊中羞涩,也会携家带口,赶一场热热闹闹的庙会,为稚儿买一盏可爱的兔子灯。

这是中国传统中少有的放纵时刻,它似乎颠覆了一切的清规戒律。日夜之差、城乡之隔、贵贱之别、雅俗之分,全都消融在这一幅歌舞升平、灯火辉煌的极乐景象之中。而最美不过俗世灯火,家中团圆。

银花铁锁,红莲千朵

无灯火,不上元

元宵之夜,沉淀了太多传奇故事的序章。琉璃花灯下,甄连英坠入坎坷的命运;参差梅影中,王子服倾心于笑颜如花的婴宁。女扮男装的太平公主,慌乱之中揭开一个昆仑奴面具,遇见“陌上公子人如玉”;痴迷金石的赵明诚,在相国寺前结识十八岁的李清照,从此两心相会、琴瑟和鸣。“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元宵灯火,在明灭之间起起落落,奠定了这个节日最令人着迷的风花雪月、最动人心魄的浪漫情怀。

没有哪个古典意象,似元宵灯火这般,璀璨到极致、诗意到极致、深情到极致。它早已超脱了寻常灯火的光明之意,盛大、辉煌、迷离、变幻,既可祈福愿,亦可埋祸端;既可寄相思,亦可喻离愁。

它还藏着许多谜,用或妍丽或工整的诗文掩着不能直言的词语,需要人们使出浑身解数,猜测它们的秘密。这些谜,表面上像是一道难解的题,但目的却不是为了考核芸芸众生,而是用来传递惊喜和心意。

而它最诱惑的特质,是不夜、无边。仿佛中国人骨子里所有的潇洒和疯狂,都在这一刻奔涌而出,将循规蹈矩踏个粉碎,释放出那个在身体里埋藏已久的不羁灵魂。

古人于最深的夜、最圆的月,以灯火为介,创造出超自然的极昼,以短暂的“无序”调节日常的“有序”。而今人,则在这一片绚烂灯火中,追忆那些逝去的美好纯粹。

摇曳的灯火,交错的身影,车如流水如游龙,共同造就了一个瑰丽迷幻的都市传奇,轻轻勾起中国人血脉里最细腻婉转的情思。

无论是元宵还是汤圆

总都寓意团团圆圆

每个传统节日,都不下了一种专属的传统食品。当现代化进程迫使许多传统仪式逐渐消失甚至成为前尘往

水杉歌

一日

□蒲荣莉

晨间

晦涩难懂的文字敲落而下

落在头皮像推土机一刮

只剩白亮秃顶

午后

草稿纸上跳芭蕾的数字

见证瞌睡虫攀附人身

傍晚

暖黄路灯催促

今日任务应结

深夜

任我抬头瞧见玉盘

月光里藏着古人的思念

回顾着浪漫

一面徐徐缓缓

开启梦的诗篇

一面不忘明天的勠力而战

晚安

(作者为教育学院2021级学生)

在路上

□陶楚妍

冬去春来,冬落春存。春天是个回归校园,出门踏青的季节。无论短途或长途,从出发到目的地,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有一段“在路上”的过程。

因为抱着对目的地的期待或担忧,我们似乎都会选择望向窗外闪过的风景,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色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都未可知,而正是这种未可知,让我们得以在熟悉的生活中换一口新鲜空气。

好像只要路途还没有结束,对目的地的期待就会被不断放大,对即将到来的事情的焦虑也会得到缓解,告别的情绪也没有那么快定型,记录下路途中的风景,认真感受平凡又不平凡的偶然,似乎也是一种延续平静与快乐的方式。

每次出行,我都会把“在路上”的过程想象成一条单独的人生岔路,在路上度过的时间,是专属于这条轨道的时间,随机出现在条轨道上的风景,也是独一无二的风景,这片风景的意义,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它们被一一整理和记录下来,天空、白云、星宿、田野、村庄、江水迅速向后退去着,它们出现,它们闪烁,它们消失。我“人生旷野”的一部分,是由它们组成的。人生的际遇充满数不清的偶然,这些偶然往往都有其美好的一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唯有心怀

善良,才能让这样的偶然圆满,才能让我们的人生难忘。这一路上的所有美好遇见,皆会成为你生命中的宝藏。

上学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赋予过“路上的风景”一些人生意义,比如受到挫折后重新振作,经历许多分别后再次平静,这些成为了我们人生转折的幸福存档点。同时,我们把这些当作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一段风景,并以此展望未来。

这些之外,我们或许还想要保留一些相对来说“无意义”的东西,出行的路上也好,人生的路上也好,它们就只是单纯地出现,路过,然后惊喜了一下,再逝去。记得某次傍晚课堂上,低头记下新知识的时候,书桌前突然出现了一片金色的世界,抬头在窗外见到了意料之外的绚烂。这份意外的风景,减少了一份枯燥乏味的学习压力,增添了一份轻抚内心的温柔回忆。

新学期将至,有的同学或许已经到校,有的同学或许即将踏上归途,但无一例外,大家都将踏上一段全新的、充满挑战的旅程。带着赤忱初心与满满斗志,我们每个都是生活的旅人,我们都尚在路上。

(作者为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2023级学生)

红石村旧事

□余翎言

清水酌茗,垂柳抽芽,师大的风不急不缓地吹过微微湖畔,红石房就伫立在这里,与青松相伴了四十多年。

红石房,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最开始条件十分简陋,只一片红砂石的砖墙,铺了毛竹油毡缸瓦,还常有麻雀老鼠毫不客气地来做客,那时显微湖还不叫做显微湖,湖中的亭子还未曾有名字,红石房只是朴素不经事的一片红色砖墙。

红砂石的砖墙砌得整整齐齐,新的旧的交替在一起,几圈电线继续绕着走了几转,已分不清彼此。底下的白墙生了青苔,墙面上有些坑洼,还布着星星点点的水渍,大约是师大的风雨磨砺的痕迹。

一扇简朴的铁门,推开,两株青松驻扎在这方小院,静静看着这里从77、78级学生宿舍演变成他们离校后的青年教师公寓,看着“红石村民”在这里学成、长成再飞往各地,看着师大在这段艰难混浊岁月里生生不息。

这里改造为双层水泥平顶后转作了毕业留校生的青年公寓,留学生们不觉条件艰苦,自诩“红石村民”,日夜苦读不辍。而四四方方的小院很是方便“村民们”凑在一起辩论讨论,即使是在用餐时,遇到了有分歧的问题,他们也会端着碗筷与对方辩个明白;到了晚上,又与白天的“对手”一同在红石房前的湖畔捞鱼虾、灌鼠洞,一团和气,好不愉快。

大约有很多位校友说过,红石房里有让他们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就寝前,健身爱好者们在水房廊下聚众操练;交谊舞兴起时,“红石村”进行得如火如荼;每与校友女足比赛交流,“村民们”自觉组队,日子充实而简单。

“红石村民”都有如此珍贵的品质——朴实、勤奋、肯吃苦、有干劲,他们在这片低矮的红色砖墙上结识了彼此,一同努力,一同成长,又渐渐迁出,去往不同的地方,或是去乡镇的学校支教,或是去机构里当要员,或是留在师大任教……但当他们回想起这一段同居的日子,都不约而同地泛起当初夜半玩耍时单纯童稚的快乐。

绿树红墙,温暖过每一个“红石村民”的心,将砖墙吹出坑洼的风,也吹过师大来不及修缮的每一个角落,粗犷的、陈旧的、泛黄的岁月。这段岁月扑着灰,但灰掩不住光,师大人在简陋的红石房里耕读不辍,在显微亭下安葬了烈士遗骸,将轰炸机炸出的巨坑修建成美丽的青蓝湖,在瑶湖边建了新校区……一代代师大人在这里扎根,成长为顶天立地的人,又将师大带向下一个四十年。

红石房的旧事在流传中延续,老旧的建筑是沉默的历史,掉落的墙皮斑驳着师大人纯粹的真情,八十三年之久,岁月弥长,我们还要继续歌唱。

(作者为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学生)



摄影:赖江华